

# 给老家的父母装个摄像头

□姚华松

国庆那天,适逢父亲的生日。当我在微信群预告准备回家时,不想父亲来了句“千万不要回”。他觉得我“五一”回了七天,暑假回了半个月,“十一”就不必再折腾了。父亲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我的出发点是:假期恰逢他的生日,我回家的话,舅舅啊、姨妈啊,村里的长辈啊,大概率都会来我家顿饭,喝点酒,聊聊天。我想父亲能和亲戚朋友们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地过一整天。

父亲72岁及以后每年的生日,我都想通过家庭聚餐这种仪式感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与祝福。

父亲越来越老了,我总觉得回家看他的机会是看一次少一次。父亲的生日更是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重大事件。回家陪父亲过生日,与折腾无关,与铺张浪费无关,只与“父亲”两个字有关。

当年家庭成分不好,父亲八岁那年就被迫辍学,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插秧、割谷、犁地、耙田等各种农活,他都得迅速学会。除了从事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繁重农活外,父亲

还得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以及年迈的母亲。直到年近三十,他才娶我妈,有了我和我弟。

上世纪80-90年代的鄂东南山区湖北黄冈,仅靠务农根本养不活一家人。父亲只得投奔一个远房表叔,一起去省城武汉某砖瓦厂打工,夜以继日地搬砖,才能供我和我弟上学。再然后,是筹钱和借钱建房。

楼房,为的是我弟能娶上媳妇。那个年代,家里没有楼房,压根娶不到媳妇。

等到我和我弟有了各自的家,父亲又当起了“老漂族”,和母亲一道进城,帮我们照顾孩子。孩子们都操着满口的普通话,对于父亲而言,交流起来颇为费劲。

等到孙辈们上小学了,父亲回到老家,又重新捡起了农活,种一点田地,时不时还会去镇上的建筑工地或村里新建房子的家里帮工,赚一点小钱。

倒不是缺那点钱,而是他已经习惯了劳作,一旦停下来,按他的话说:“浑身酸疼,浑身不自在。”

父亲从来不曾对我说“爱”,但从来也不曾停止对我

做各种“爱”的事:我每次回去,经常天还不亮,他就拿着锄头去地里挖红薯;让母亲做我喜欢吃的红薯粥;想方设法做家里的各种特色美食满足我的味蕾,比如包面(类似饺子或馄饨)、糯米饭、汤圆、水面(类似手擀面)、细米疙瘩;我们一起去稻田里收割稻谷时,父亲从不让我挑担,表面上说是担心我穿拖鞋容易滑倒,其实就是不想我受累;临走前一晚,父亲又免不了各种叮嘱:“带一壶花生油去,我和你妈根本就吃不完。”“这是一袋用盐水煮过的花生,带给我孙女吃,她爱吃。”“这是你喜欢吃的腌辣椒和腌萝卜丝,带去早餐吃粥的时候吃。”“家里的干柿子很多,味道也不错,带一些给你的同事们尝尝。”

这些年,父亲身上发生的一些变化让我心痛。比如那天生日,父亲明明只喝了半斤白酒,到第二天上午,母亲告诉我,父亲的头还在疼。两年前的他可是一斤白酒下肚也无恙;夜里七点半吃完晚餐,洗漱毕,我想找父亲聊聊天,不想他已经躺下了,母亲说父亲白天干活累了,

想早点休息。我才知他夜里就寝的时间已改在八点前了;半夜十二点,我躺在床上看手机,时不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阵阵咳嗽声,分明是父亲的声音。第二天,母亲告诉我,之前父亲的确戒过烟,但这两年又偷偷抽上了,她劝我不要去责怪父亲,他抽了一辈子的烟,说戒就戒,哪有那么容易。

我相信,我的父亲绝不是一个案。从农村走出来的70后、80后肯定与我有相当程度的共情。父亲养育和庇护我们一辈子,等到我们长大了,能回报他们什么呢?所谓的“养儿防老”,我们实质性地兑现了多少呢?偶尔寄钱给他们,就算是回报的全部吗?接他们进城,他们各种不适应、不习惯;不接吧,我们又不放心,万一有个病痛的,怎么弄?

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年迈的他们一年到头守着老家的宅子,眼睛越来越花,背越来越驼,步履越来越蹒跚。年复一年地期盼我们回家,再目送我们离开,恐怕是千千万万个父亲日常生活的最真实写照。

节后返穗的第二天,我网

购一批摄像头,并第一时间联系了镇上的网络供应商,让他们来我家帮忙安装。我想,一来,这可以免去爸妈每次和我们打电话或微信时候所担心的流量耗损问题;二来我可以随时看到家里的状况,看看爸妈午餐有几个菜。爸爸有没有喝一点酒,爸妈有没有偶尔拌嘴……就在刚刚,我无意中瞅见一只猫在我家院子里鬼鬼祟祟,从门缝里挤进了我家,我赶紧电话我那正在村里做工的父亲,问他家里橱柜的门关好没有。父亲听了赶紧回家,把正在偷鱼吃的馋猫赶走了。

有了摄像头,我感觉和父母更亲近了。只要打开摄像头,就可以看到老家的情况,如果刚好父亲和母亲走过,我可以叫住他们,和他们聊上几句;看到他们餐桌上酒快喝完了、水果吃少了,便及时给家里邮寄一些水果、零食、酒或保健品;我还添加了村卫生室医生及小卖部老板(娘)的微信,以防万一有什么事,好及时找到人帮忙……不过,这并不耽误我回去看他们,一有时间,我还是会尽量回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南雄市古墟场,是由三条街道形成一个大三角形。一到墟日,这里真是进出都拥挤。农人们把家里种的辣椒、茄子、黄瓜、土豆都拿到墟上卖,有的几毛钱一斤,有的几分钱一斤。一些小贩则以前在国营商店才买得到的东西搬了过来,衣服、鞋子、化妆品,琳琅满目。来交易的人多了,这个三角形的狭窄小墟场就不得不扩大发展——政府便着手打造了第二个墟场。

新墟场设在进山门林场的开阔地,就在323号国道下面,吸引众多商户在此买地建房,自用或出租。很快,这里盖起了四栋砖木结构的大楼,一栋卖鱼卖肉,一栋卖衣服、鞋子,一栋卖日用百货,一栋是各种小食店。卖菜的都在大街两旁摆摊。一到三、六、九日的逢墟日,整个墟场人来车往,卖菜的都找不到地方落脚。

我那时正年轻,父母叫人给我媒,相亲就约在墟场。到约定时间,远远看见媒婆带一漂亮姑娘朝我走来,我一激动想跑过去,却把几位老阿婆摆卖的黄豆、青豆、鸡蛋都踢翻、踩烂了。那几位阿婆拉住我,我只得赔了些钱才得以脱身。和姑娘见面前,我非常喜欢,又在小食店一起吃了饭。那时的小食店可是相亲的好地方,边上树木参天,环境好,离卖场也稍远些。相亲的人如果同意,都会约在那里吃个饭。可惜到最后,那姑娘

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终究没下文,让我伤心了好些日子。

随着市场形势的发展,山门林场的主街道也嫌太窄了,2000年后,政府又在镇政府旁边弄一片开阔地,再开发一个新墟场。这个市场做好后,像一个大大的“回”字,街道四通八达,居民区也就在市场四周,在政府不断投资的升级改造下,不仅把厕所装修得非常干净漂亮,活禽销售也都安排在市场外边,让整个市场更环保并利于防疫。只是市场太大会在外打工回来的乡亲每每抱怨:“墟场变化真大,现在找个卖鱼、卖鸡鸭的都要找半天。”但这一点不影响墟场的生意兴隆,你听,这边衣服摊上摊主大声招呼顾客:“衣服一件98元,要发不离8!”你看,那边流动商贩也在赚吆喝:“走过路过别错过,降价了,降价了,黄金当铁卖了……”

那场面,真让人难忘。



扫码聆听上期《消失的木屐声》粤语播音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 六个馒头

□夏碧

1975年,我下乡第二年的夏天,生产队麦收。不知道哪儿吹来的一阵风,说收麦子不用镰刀割,用手拔。说是新方法,对土地好。麦子连根拔,不留麦茬,对土地是好,可人受得了吗?考虑过大家的感受吗?

正是三伏天,酷热难当,太阳像火球一样烤人。从早上到黄昏,顶着大太阳溜溜拔了一天麦子,我手上磨起了血泡,腰疼得像要折了一样,收工回来往炕上一躺,根本就不想再起来。

忽然,窗外飘来一阵炖肉的香味儿,我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今天有肉!

我们青年点是自己起火,集体吃饭。带队干部知道今天拔麦子,我们这帮城里来的没干过农活的孩子肯定都累趴下了,特意从集上割了猪肉,买了粉条,给我们改善伙食。猪肉炖粉条子可够造,而且还有酒,从供销社买的“一元康麸”。

我们二十几个知青荒友分成两桌,吃着喷香的猪肉炖粉条,喝着“一元康麸”,甭提多美了。下乡离开家,也脱离了家的管束,我第一次放开了去喝水。没有酒杯,就用吃饭的粗瓷碗,像梁山好汉那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知青们一边喝一边拼酒起哄,气氛像过年一样热闹。我先倒了半碗,几口就喝光了,又倒上半碗,一连喝了两三个半碗,估计得有六七两,居然也没醉的。平生第一次知道自己有如此“海量”。

最后我还一口气吃了六个雪白的大馒头。那时候,白面是细粮,城里人都要定量配给,况农村乎?因此,馒头是稀罕物。我插队在哈尔滨

的郊县,主要作物是玉米,东北人叫苞米,到了夏天,漫山遍野的青纱帐,都是苞米。也种小麦,但是少而又少,可能是因为苞米产量高,好完成公粮的任务。青年点吃的馒头,多是白面和苞米面掺着做的,今天破例,居然是纯白面的馒头。据我观察,当地农民吃饱肚子没问题,但品种单一,苞米当家,主食就是苞米面饼子、大碴子粥、小碴子粥、苞米面粥。当时有句话叫“苞米面肚子,的确良裤子”,形容东北人好面子,宁可吃得差,也得置身像样的衣裳。农民家家院里都有一个用席子围起来的粮囤,里面满满地堆着苞米棒子。猪鸡的饲料也是苞米。蔬菜少,尤其到了春天,窖藏的土豆白菜都吃完了,就泡黄豆。不等发芽,刚刚“泡”胀起来,就用它下到捞小米饭剩下的米汤里,撒上点盐,放点葱花,当菜吃。这是当地农民的做法,青年点人乡随俗,也学会了。啃着大饼子,喝着咸米汤,也别有一番滋味呢。所以在当时条件下,能吃上纯白面馒头绝对是改善生活了,加上干了一天重体力活,我一口气吃六个馒头自然不在话下。

这顿饭吃得那叫一个美。

后来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参加工作,我当了记者。记者生涯三十年,走南闯北,也吃遍南北,就像戏词里唱的“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既吃过高大上的宴會,也吃过农家院的小葱蘸酱。可是,那些昂贵、稀有的美食均已成为过眼烟云,唯一让我永生难忘的,还是在青年点吃的那六个馒头。

## 成本最低的娱乐方式

□唐文武

读得最多的是红色经典连环画。走时,不忘把最后三角钱,买上几本,心满意足地回家。那时候,特别期盼父亲派我们进城,因为城里有好书等着我。

在娱乐方式极为单一的年代,读书成了最奢侈的娱乐。

晒谷场上,稻草垛旁,小溪边,田埂上,榕树下,只要有一隅,就可读书。微风轻拂,蝉鸣阵阵,流水潺潺,月色依依,炊烟袅袅,成了我读书的最好背景,那是怎样的一种享受!

读书,成了我乡村生活中简单至极又丰富至极的娱乐,是一种纯粹的、脱离低级趣味的、高尚的娱乐方式。

1995年大学毕业,我只身来到广东南海。紧挨着繁华都市,生活方式好像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刚开始几年,发了工资,我必定进省城广州,到广州购书中心,见喜爱之书,便横扫回来。

书读得多了,便开始写点东西,日积月累,也有几百万字。但商业的繁荣,随之而来的便是娱乐消费活动的丰富,以及对享乐生活的追求。“烟花三月”“楼台夜舞”“十里春风”“高楼红袖”等风月、妖冶的描述,一度成了

南方最具标志性的注脚。“腰缠十万贯,骑鹤下广州”成了当时人们最渴望实现的愿望。于是,书架渐满,读书却日渐少了。

人到中年,静夜自省,翻阅旧作,墨香泛起,还能见到往日丝丝情怀,或者叫作人生追求,或者是对岁月的思考。早想将这些文字结集,奈何误入红尘,娱乐方式太多,且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日久荒芜,竟被娱乐了。尝遍人间娱乐后却发现,如果人生只是娱乐,跟虚度又有何异?

人都追逐金钱之时,我不追逐,或不以追逐为人生,可不可以?

人人都臣服权力之时,我不臣服,或以不屑权力为人生,可不可以?

人人都耽于享乐之时,我不沉迷,或不以纸醉金迷为人生,可不可以?

曾经迷失,曾经彷徨,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少娱乐,或换一种娱乐方式也未尝不可。读书也算一种娱乐,而且是最低成本最纯粹的娱乐。还可以写点文字,记点生活,抒点情怀。世界那么大,总允许我选择自己喜欢的活着的方式吧。

###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10月30日

#### 超级大乐透 第21124期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17	35	25	22
本期中奖情况			
等奖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3	10000000
一等奖	追加	1	8000000
二等奖	基本	83	172900
二等奖	追加	32	138320
三等奖		276	10000
四等奖		631	3000
五等奖		17502	500
六等奖		20483	200
七等奖		43194	100
八等奖		730751	15
九等奖		7862000	5
合计			125367805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14165395元

123939649.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2月2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